



論語徵集覽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247

#716



117
247
17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六



魏

宋

何晏

集解

大日本

朱熹

集註

藤維楨
古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季氏第十六

朱國士
或以此齊論

季氏將伐顓，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與孔子曰：永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與焉。

以為東蒙主是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主也
 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昔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顛與因而
 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貴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古孔安國曰顛與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獨疑求教之孔子曰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孔子曰國由使由祭蒙山孔安國曰魯七百里之封額大為附庸在其域中孔安國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孔安國曰歸咎於季氏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去也包氏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與用相為馬融曰柙檻也積櫃也失虎毀豕豈非季氏之過邪馬融曰固謂城郭宗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孔安國曰疾如汝之言孔安國曰其貪利爾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孔安國曰國諸侯家大夫不患三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不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

大安寧不曰崩不可危矣孔安國曰有異心曰分欲
 鄭玄曰言肅也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
 果因季子為魯安國曰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
 想子子為魯安國曰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
 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及魯再
 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
 事故夫子獨責之東蒙山名先王封顯與於此山
 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
 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
 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
 孔子言顯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
 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
 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非言盡其曲折如此非
 聖人不能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
 之故歸咎於季氏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
 相譬者之相也言子不微也積賈也言在押而逸則
 當去也兕野牛也不微也積賈也言在押而逸則

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
 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
 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何見其
 實與季氏之謀矣欲之謂貪其利寡謂民少貧謂
 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使
 顯與患寡與貧爾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
 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
 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
 而無傾覆之患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與謀而
 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子路雖不與謀而
 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
 顯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狡干楯也
 載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
 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
 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顯與三家也洪氏曰夫子所以
 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夫子所以
 季氏凡季氏所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
 言而救止者宜亦多必伐顯與之事不見於
 其以夫子與言而止也
 言而止也

古義 顧史 伏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委
 欲伐而取 時丹有李路為李氏臣蓋二子心
 不安者故特來報夫李也冉求為李氏聚斂
 事故夫子獨責之東蒙山名先王封顧史于此
 之下使至其祭已屬魯在其域中則為社稷之
 何以伐之夫子指李孫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
 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
 聽則當去兕野牛也柳柳也積賈也言在柳而逸
 在積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子又不得言
 任其責也固謂城郭完固費李氏邑冉有既言吾
 二臣者皆不欲而又言其有可伐之狀蓋見義不
 精故疑信相半耳言君子好直故疾夫舍其所
 欲而託善作他辭此二句據下文當作不患貧
 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 不患傾而患不安貧
 財之均謂各得其分寡謂民少和謂上下和睦
 謂堅固不危李氏所患者在於貧與寡與傾與
 知各得其分則無財乏之患上下和睦則無
 之患堅固不危則無傾覆之患然是時遠人不
 邦分崩離析則三患自至何暇以治顧史為弗思
 焉耳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言內治修然後遠人

服若不服則當修文德以來之不可即極矣已
 來之則安之不復貪其土地人民也遠人謂顧史
 分崩離析謂國勢分裂民心乖離也干楯也或
 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不安則內變將作人
 視目前之小利而不知後來之大害天下之通患
 也後世講武者豈不曰如是而能享其利乎殊不知
 知苟其內不均不安不和則敵未暇及而變生
 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
 止者宜亦多矣伐顛史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天
 子之言而止也與
徵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不患寡而
 患不均者不均則下怨怨則雖眾不如寡也不患
 貧而患不安者不安則雖富必傾也均無貧者均

百姓足願淵篇

書大禹謨

則財雖不在我而在彼。合彼我則何貧之有。即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意和無寡者。上下和而力專。何寡之有。主意在均字。均則和而安。寡與貧亦相因。而患地狹民寡者為本。聖人之論治亂安危之故。可謂如環無端已。仁齋乃曰。據下文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傾而患不安。不識古文辭而輒欲改論語。真妄人哉。脩文德出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且言有格。謂禮樂也。仁齋曰。如禮樂法度之類。法度豈空謂之德乎。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古 孔安國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孔安國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孔安國曰。制之由君。孔安國曰。無所非議。
新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言不得專政。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筭其口使不敢言也。
古義 齊桓公皆十世國已微弱。政在大夫。陪臣蒙公。晉至惠公皆十世國已微弱。政在大夫。陪臣蒙

臣也。五世。言其世數。大約不過如此。君不
 權則大夫不得自專。政當人。則下無竊議。此
 蓋記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也。禮樂征伐自諸
 出。世道之初變也。自大夫出世。道之再變也。陪
 執國命。變之極也。諸侯以為可以此而制天下。太
 夫以為可以此而專國政。陪臣以為可以此而承
 執國命。殊不知上以惠下。下以奉上。而後上下
 而國安。若夫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也愈益。遂也。春
 秋之作。欲遏亂臣。賊子之欲而挽之於治古之隆
 故明其跡。以詔諸後世。其慮之也至深切也。人君
 至於論治天下。不可不監焉。論曰。或曰。自古諸子著書
 立言。論治天下。不可不監焉。論曰。或曰。自古諸子著書
 答曰。非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天
 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然天下有道。則與在
 天下無道。則學在下。學在上。故庶人不敢議。天
 抑而不議之也。學在下。故雖以庶人議。天下
 而不為僭。其恐道之絕于天下也。故孔子曰。知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不得已也。
 徵十世五世三世。孔子豈睹已往之迹而言之乎。

師曠曰左傳襄公十四年

蓋王者之澤。五百年而斬。霸則雖善。不過二三百
 年。大夫則不過百年。陪臣擅諸侯之邦者。不及百
 年而亡。皆自然之數也。陪臣云者。以諸侯言。故
 曰執國命。仁齋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
 樂。天下之事。豈庶人之所可議乎。是其意謂庶人
 議政為有罪矣。乃周厲秦始之法也。師曠曰。太夫
 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是古之道也。所以不議者。特
 以其無可議也。且曰。不敢作禮樂而已矣。豈曰不
 議政乎。且所謂庶人者。謂民也。非謂君子也。君子
 不非其夫。夫則不議政可知也。然禮也。非法也。

禮者君子所守也。法者上之所立也。犯法者有罪矣。不知禮者豈有罪乎。仁齋蓋不知禮法之為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公十四年
論語曰：孟武伯

古鄭玄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魯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孔安國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衰。

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魯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然也。

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

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二桓以微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古義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世逮及也。自季武子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季孟氏至哀公皆衰。此與上章皆門人錄之。見夫子所以作春秋之由，非徒記當時之事而已。言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必然之理也。

徵祿之去公室，鄭玄曰：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

仁齋刪爵祿字，非矣。政逮於大夫，謂大夫相及擅政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

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諛媚。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言交友之道。

友直者，與正直之人交；友諒者，與諒直之人交；友多聞者，與多聞之人交。

友便辟者，與諂媚之人交；友善柔者，與阿諛之人交；友諛媚者，與巧言之人交。

此章言交友之道，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言交友之道。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言交友之道。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言交友之道。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言交友之道。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言交友之道。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古馬融曰便辟巧避之所忌以求容媚

新友習熱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

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

古義直者直言無隱諒者堅執不撓多聞者博古

通今言友直則得聞其過友諒則已亦堅守友多

聞則聞所未聞馬氏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

容媚善柔面柔也鄭氏曰便佞則直言不諱

友便辟則巧詐之心生友善柔則直言不諱

佞則是非繆亂人之於朋友所關係甚矣

在茲所損亦在茲益友常情之所憚然友之則

益損友常情之所悅然友之必有損可不慎乎

徵友諒諒良同如子諒之諒友直則聞其過友

則觀其材友多聞則廣其知便辟馬融曰巧辟

之所忌以求容媚善柔馬融曰面柔也便佞鄭

曰便辟也謂佞而辨也古文辭必須古訓而

便辟當去聲便佞說文引論語作諛佞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古動得禮樂之節孔安國曰恃尊貴以自恣王肅

曰佚遊出入不節孔安國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

自損之道

新節謂辨其制度擊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

節佚遊則惰慢而惡禮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

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好樂可不謹哉

古義 邢氏曰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
 何氏曰樂節禮樂者凡所動作皆得禮之節
 謂禮樂不可須臾離身是也驕樂以驕為樂宴樂
 以宴為樂人不能無好樂但樂善則日益樂不善
 則日損故樂節禮樂則身由規矩而進德之基
 矣樂道人之善則守己之心除而尚德之意篤矣
 樂多賢友則不敢自足而成德之輔眾矣故曰益
 也樂驕樂則無所恐懼而傲日長矣樂佚遊則無
 所惕勵而志必荒矣樂宴樂則有所貪戀而志易
 溺矣故曰損也人不可不慎其所好樂焉大學曰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者非也

徵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皆音洛。陸氏音五教。
 非古音。節禮樂。蓋禮樂皆有節。以節我身也。
 曰。動得禮樂之節。得之矣。驕樂。孔安國曰。恃尊
 以自恣。佚遊。王肅曰。出入不節。宴樂。孔安國曰。

荒淫。瀆朱註。佚遊則惰慢。是失遊字矣。沈荒淫
 謂酒酒色也。三友三樂。朱子必欲相對。淫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古 孔安國曰愆過也。鄭玄曰躁不安靜。孔安國曰
 隱匿不盡情實。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
 而便逆先意。言者猶瞽也。
新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
 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財無三者之過矣。
古 愆過也。躁不安靜之謂。隱者匿情實之
 未見顏色所向而語者。猶若無目人也。此言卑
 侍尊長言語之節也。蓋人言禮得之則為君
 失之則為野人。而其於言語最所當慎。况於侍君
 子乎。

書曰仲虺之誥

徵君子有三戒。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莫然若木石哉。故曰君子有三戒。所以言君子者。有下也。朱子曰。以理勝之。范氏曰。養其志氣。皆不先王之道矣。書曰。以禮制心。是先王之教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古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愾。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

新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命則不得不畏之矣。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

古義畏怖也。天命者天之所命。吉凶禍福是也。人者德望隆重。為一時師表者。聖言則方策所典。謨訓誥皆是也。侮戲玩也。小人無知。暴慢。知三者之可畏也。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

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大人位重。德尊。人之所崇敬。聖人之言。猶神明不可欺。皆不可不嚴憚。敬畏焉。君子畏之。以自慎其身。小人侮之。以自敗其身。蓋知天命而後實畏天命。知畏天命而後能保其身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唯絕

私智黜私見。一味忠信。至正至直。然後可以知學。非作聰明。任學問者之所能及也。實進德之至。學問之極功也。所以君子三畏首而言之也。

徵君子有三畏。畏與恐思不同。恐思者。恐思於患之來也。畏者。威之轉音。如明威作明畏。可以辨

已言在彼者之可畏也。故畏敬二字。意相近矣。如

孟子曰盡心篇

五刑章公三十

尚書大誥天明 畏徐逆音威

子思子思子思

子魯於匡子罕
先進兩見

繼明照于四方
離象傳虎變筆

孟子曰盡心篇

左傳襄公三十
年

子魯於匡亦可畏者在彼也世人或不知其
焉何晏註大人即聖人按易曰利見大人大人
繼明照于四方大人虎變文言曰夫大人者與
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
合其吉凶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是
皆兼位德以言之而重在德孟子又曰說大人則
貌之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
視面左傳曰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是皆以
言之如此章則重在德觀於小人狎大人則豈
以位乎問或有群小無知狎其君上者是其君

言其天子
意則蓋曰味非

所使彼阿其意為之故非小人皆然焉蓋大人
當世言聖人開國之君也以往世言故曰聖人
言如聖人之法乃國家之典也孰不遵守者故
曰畏聖人之言耳大德之人不必皆聖人他日論
定而後識其為聖人矣何晏即之亦非矣不啻何
晏後世諸儒皆不知聖人之義矣古昔王者出征
告諸天受命于廟受成于學還亦獻馘于學凡大
事皆然是尊天尊祖宗尊聖人先王之道為爾此
不言父母宗廟者不可以畏言且雖非君子亦如
尊祖先也後儒不知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

論君子不知歸諸先王之禮豈孔子之意哉。鬼其
 命何晏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可謂盡已仁。齊言
 吉凶禍福而不言順逆。故足為君子之畏乎。且不
 命不啻吉凶禍福。天命我為天子。為諸侯。為大夫。
 為士。故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事。皆天職也。君子
 畏天命。故於其道也。莫不盡心竭力。已仁齋之所
 不知也。朱子以付身之重言之。然又曰。天所賦之
 正理。雖微窺是意。然為理所囿。悲哉。夫自思
 知天而後。儒欲知天。或曰。天理也。或曰。天無心。
 豈非不敬之甚邪。聖人尊天之至。唯曰。天知我

憲問篇曰。知我者其天乎。

未嘗曰。知天為思。孟亦言。知性之為天。卑而未
 論天為何物焉。後儒徂見莊列等書。乃其心傲
 而謂天不足敬矣。道之所以不明也。殊不知先王
 之道。敬天為本。聖人千言萬語。皆莫不本於是者
 焉。詩書禮樂。莫非敬天。孔子動言天。先王之道如
 是矣。君子之道如是矣。段如湯武放伐。萬世之後
 不釋然於學者之心者。此義不明故也。湯武奉天
 命而行之。亦奚疑哉。孟子所以謂一夫紂者。以紂
 民之所棄。即天之所命也。非惡紂之惡也。祇好紂
 之至。其言激烈。遂致主意不明。已故明於敬天之

孟子梁惠王篇

齊之語八節

觀濤閣

集覽卷之十六

禘之說八佾篇

五十經義王

義則先王之道如指掌。是所謂禘之說也。學者之
 潛心諸。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其所見近小故
 也。天道恢恢。不若人事之易見。故其意以為不知
 盡心人事之為勝焉。大氏後世學者。以盡人事與
 知天命並言。皆小人之歸哉。何則。古之務人事者
 本於敬天焉。故古之人未有天人並言焉者。敬天
 故也。自思孟好辨。以天人並言。而後敬天之義荒
 矣。學者其察諸狎大人。亦其所見近小。故見崇焉
 而畏之。喜才譎而用之。所以不知大人而狎之。
 以聖人之言為迂。亦豈非所見近小之故乎。尹

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亦未知脩己之誠
 於敬天已。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古孔安國曰。困
 謂有所不通。

新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
 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
 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
 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古義困猶困於心。衡於慮之。困言事勢窮蹙。以
 於心。此夫子深贊學問之功。以勉人也。夫道一而
 已矣。生而知之者。固不待學焉。人之上也。學而
 之者。及其成也。則亦與上者同功。故次之。困於
 而後學。則未矣。然勉而不已。則亦可以進。於
 故。又次之。若夫困於心。而猶不知學。則是無

五十經義王

孟子曰盡心篇

孟子告子篇

之心者故為下矣所謂無羞惡之心者非人也

徵生而知之者上也。即孟子曰堯舜性之也。上智上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孔安國曰困謂有所不通。如孟子困於心。衡於慮之困。仁齋曰事勢窮蹙。以困於心。不知措辭者。是豈可以事勢言哉。以常語困窮相連。故作窮蹙解。非矣。如困倦困頓。皆謂力窮也。己之智力窮竭。而後知不可不學。是謂困而學之也。困而不學。民為下矣。下謂下愚也。言民之所以為下也。非謂有四等是為下也。後儒多不知民字古者學為士

可使由之泰伯篇

進於民焉。民之不學。其常也。故君子不以其不學而棄之矣。故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此謂除上智與下愚之外。皆不可不學也。子思中庸三知。與此殊義。朱子一之。非矣。蓋人有四等。而子思三之。故知非此章之意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古無

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

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古孔安國曰探湯喻去惡疾

新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

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大公之流可以當之

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

死故夫

古義言好善惡惡出於其誠者世固有其人矣語

古語隱居求志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是也義即君臣之義也行義達道者如幡然

而起應湯之聘幣也孔門若顏曾閔冉之徒可以

當之而夫子曰未見其人者蓋夫子泛論當世

材而至於其門人則每不論及之也善善惡惡出

於其性者人之上也何故不及求志達道之人邪

曰聖人之學以經世為本而不及求志達道之極

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善善惡惡出于

至誠雖行之至者然不若求志達道者之不唯成

已亦能成物之為大此其所以優劣之也以此教

人猶有以自潔為高者豈非不知其輕重者哉

曰舊註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顏曾閔冉之

徒蓋能之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惟伊

大公望可以當之顏子亦幾乎此非也孟子明言

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然今言亦幾乎此

則是右伊呂而左顏子也孔子之聖賢於堯舜遠

矣而顏子亞之則其德業豈有媿於伊呂乎哉若

伊呂之儔得君行道功業大被于天下焉則人固

識其為賢聖也若數子者不幸而厄於時不能有

為於天下故人皆不致疑於伊呂而每疑於顏曾

不亦左乎曾西畏子路而管仲則其所不為而先

儒以管仲之事業為子路之所不逮亦此類也

徵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又曰我未見好仁

者惡不仁者此言見其人矣仁與善或有間也

又曰見里仁篇

見壽問

集覽卷之十一

又曰見里二篇

有時乎或曰見之有時乎或曰未見皆教之術也
 萬世之下未知孔子誰為言之則不必深泥可也
 且孔子門人蓋有之矣然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
 其於門人皆以先王之道期之故曰見其人矣者
 不難之辭也隱居以求其志志謂古志記也求云
 者謂求先王之道於其書孟子所謂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是也舊註以為心志之志殊
 為不通行義者謂仕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
 也達其道者達其道於天下也吾聞其語矣未見
 其人也者難之辭皆勸門人從事仁也孔子嘗曰

孟子萬章篇

子路曰微子篇

用舍述而篇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則顏子蓋其人也而此言未
 見其人者勉它人辭已後儒不知聖人之善誘徒
 謂孔子真未見焉亦詩學不傳人不知言語之道
 故也且後世儒者專尚知見以論優劣分錙銖為
 務遂以此視孔子豈不悲哉如仁齋先生以此章
 為夫子泛論當世人材而不及其門人者是也夫
 七十子之徒與聞此言者皆以孔子後言為志者
 也使其見用於當世亦當世之伊呂也如其德之
 優劣千載之下孰能知之區區求諸殘編而或曰
 唯顏子當之或曰遺曾冉閔者過也可謂無益之

論已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古孔安國曰千駟四千匹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
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王肅曰此所謂以德

新駟四馬也首陽山名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
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

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

蓋關文耳大抵此亦詩學不與人不味言時之

古義駟四馬也首陽山名程子胡氏以為第十二
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上言人

孔子曰字蓋關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此

言雖萬乘之君然無德之可稱則曾匹夫之不若

齊景公大國之君也然死之日泯然漸盡與草木

同腐伯夷叔齊首陽之餓夫也然萬世之下猶與

日月同光其榮辱隆汙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嗚呼

以人君之尊而不得下此匹夫豈不可閱哉

徵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德即得字以音誤焦氏

筆乘曰夷齊可以有國而辭之者也崔子弑景公

而之兄莊公而景得立崔子猶為政而景公莫之問

也觀其一再為晏子感慨悲傷欲不死以長有齊

而其死也泯然無復聞焉孔子有感而嘆之以為

彼棄國如齊夷者獨何人哉彼其所以千古不朽

者非以富貴也得之

景公感慨詳于
左傳及晏子

五經文字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
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古馬融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孔安國曰獨立謂孔子

新氣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事理通達而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古義亢以為伯魚平日在夫子之膝下必有聞人之所不及聞者詩之為教天道備矣人事洽矣而

孟子盡心篇

著善惡得失之迹故學之則能言禮者人之隄防
萬事之儀則故學之則得以立言聞斯二者明別
無異聞也遠者謂不狎近也父子之間不責善故
古者易子而教又言遠之也孔子之教無先於詩
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而無甚異於人
以為教者蓋人情以詩而知道為萬世通行之道
萬世通行之道是故聖人之道若夫遠人以為教者
豈聖人之道乎哉

徵子亦有異聞乎當時學者之汲汲於道也對曰

未也未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謂實無之也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仁齋先生曰父子之間不

責善故古者易子而教得之蓋孔子不知其既未

學詩禮則其不躬教可以見已朱子以為無異聞

父子不責善孟子離婁篇

孔子嘗曰先進

孟子盡心篇

尹氏以為無異於門人皆非也。孔子嘗曰：予不得視猶子也。是孔子之於門人視猶子也。父子之親，天性也。孔子之愛子，誠當深矣。門人如顏子，乃比諸子，是亦親親之推己。至於教之道，則有至焉，有不至焉。故有其子不與聞，而門人聞之者，然門人亦有親疎久近之分，則豈一槩而施之乎？是孟子私淑艾，後儒所以失其解也。詩書者義之府，而詩又悉人情。凡言語之道，詩盡之矣。故學詩則可以言也。禮樂者德之則，而禮又事事而立之防。凡先王之道，禮盡之矣。不知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

庸言之謹易文

見

代之世為爾，故學禮則可以立也。朱註：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喜作儷辭，欲以明其義，言有所局而義不得鬯，是果何意哉？仁齋曰：孔門之教無先於詩禮，而其所言皆在庸言庸行之謹，所謂庸言之謹者，於詩何之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古孔安國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禮也。

集覽卷之十一

二十二

新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古義寡寡德謙辭孔氏曰小君君夫人之稱也

曰是時嫡妾不再稱號不審故孔子正其禮也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禮記曲禮

徵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吳氏曰或古有之或

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陋矣哉。載在禮記則謂得

其所焉。載在論語則云爾。凡周之禮。戴記諸書所

載。皆孔子言之。而後門人得書之者耳。孔子而前

何嘗有書。且也。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吾無行而

不與。三子者。謂無隱先王之道也。故當時門人

吾無行而不與
三子者述而
篇

豈如後世謂是為某語錄者比乎。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六

終

夫孔子之言不可及也... 其所為者在論語則云爾... 載皆孔子言之而後... 何嘗有言且也孔子之道... 不與... 先王之德也故...

一三子者... 禮記曰...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六

